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 詩人萊尼斯

日·克列普斯 著  
中·勞克培爾尼斯

徐 文 譯



中華書局出版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 詩人萊尼斯

(榮獲一九五〇年斯大林獎金二等獎)

B.克列普斯 著  
Ф.勞克培爾尼斯  
徐 文 譯

中華書局出版

里 加 電 影 製 片 廠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根 據 此 劇 本 製 成 影 片

一  
莊嚴的音樂聲裏穿插着隱約的砲聲……

遠方傳來巨大砲彈爆炸的回音。

里加城，蘇軍戰士們擠滿在一條通向萊尼斯紀念碑的寬闊的林蔭道上。

聚精會神的面孔，都朝向偉大詩人的紀念碑。戰士們全副武裝地站立着。他們的鋼盔被子彈擦傷了，有一些人頭上纏着繃帶……

在遠處，還看得見大火的濃烟，大砲齊射的閃光。

萊尼斯的紀念碑聳立在白雲、烟和火花的背景上：一個巨大的青年石像斜坐在台座

上，驕傲地把頭仰向天空。

台座前，自動步槍手靜肅地排成一列儀仗隊。

在樂聲中，發出解說人的低沉的聲音：

「他們還在童年的時候，就背誦着萊尼斯的詩……拉脫維亞的戰士們，唱着他的歌  
曲走向戰場……他們在軍服的口袋裏，都收藏着他的詩冊……」

兩雙手把一個巨大的花圈放在紀念碑的跟前。花圈上繫着一條紅布的寬帶子；帶子  
上寫着：

獻給萊尼斯——爲了慶祝里加城的解放。

一九四四年十月。

士兵們舉槍敬禮。

青年石像的面孔……它彷彿向遠方遙望着……傾聽着。

太陽微弱的光輝照耀着台座上的字樣：

萊尼斯

音樂逐漸地靜息下來。

## 二

萊尼斯筆記的一些零亂的張頁。在其中的一頁上可以見到用鉛筆疾寫的字跡：

……我再不能忍耐下去

所見到的，全是辛酸的苦楚……

揚·普列克桑。拉脫卡里亞。一八九四年。

一個揹着帆布背囊的人，沿鄉間的路上走着。他登上小丘……欣賞着周圍的寬闊的田野和草原。

中午的強烈的陽光照耀着他那帶有小鬍子的沉思的側面……

從下面傳來了嘶啞的、使勁的喊聲：

「哦！……哦！……」

普列克桑急忙地走下來。

一個奇異的行列正向山上蠕行着。一個高個子、寬肩膀的農人，由於極度用力而彎着腰，拉着一輛裝載石頭的馬車。他頸上架着軛，兩手緊拉住挽索。一個滿臉帶着疲憊不堪神情的年輕女人在車後推着。

農人在路旁的小河跟前停住了……丟開挽索……沉重地喘着氣，探身去喝水……

普列克桑迅速地走近車旁，懷着驚奇和同情瞧着那個有點惶惑的年輕女人和用汗衫袖子擦着臉的農人。普列克桑和藹地問候說：

「辛苦啦。」

女人畏怯地向這陌生人望了一眼。

「您好。」

「朋友，你們的馬在哪兒呢？」

農人陰鬱地瞧了他一眼，默默把頭轉過去。他的妻子用一種歉仄的聲調替他回答

道：

「我們的馬死啦，先生……給男爵老爺幹活累死啦。」

普列克桑向一望無際的麥田瞧了一眼。

「你們是麥因道夫男爵的佃戶嗎？」

女人低下了頭。

「是的，他們說，明天男爵老爺要來，這才叫我們修路。」

一片靜寂……祇有潺潺的水聲擾亂着這靜寂。農人回到車前，架上軛。

普列克桑注意到道旁的牌子，上面用柏油寫着：「萊尼斯」。

「這段道路歸你修嗎？」

農人顯然不大樂意地開了口：

「是的，我叫萊尼斯……過路的先生，你有甚麼事嗎？」

普列克桑轉過身去，從上衣裏面的口袋裏掏出錢，遞給農人。

「這些錢，拿去吧……給你自己買匹馬。」

農人推開他的手。

「不。」

女人帶着絕望的神情望着她的丈夫。普列克桑趕緊又說：



「我完全是誠心誠意……可憐你的老婆和你自己吧。」

但農人祇是苦笑一下。

「不，先生。我不能拿你的錢……難道我一個人這樣？……你不能給大家都買馬。」於是他把車搖動了一下，又往山上拉去了。

他的妻子在車後推着。

漸漸走遠的車子吱吱軋軋地發出響聲，……普列克桑默默地凝視着它的背影。

### 三

拂着。

從丘陵後面露出了曙光，照耀着沿岸茂密的叢林。清晨的微風，輕悄悄地在水面吹拂着。

春汛季節達烏卡瓦河的寬闊全景。河上流着木排。木排上面，有人羣、粗糙的傢具、駕筏者的棚屋，火堆……

有人用低沉的胸音唱着歌：

……就這樣，戴起了腳鐐手鐐

我普拉皆爾老爺，是你們的男爵……

我已見不到陽光，

給押上刑場……

給押上刑場……

普列克桑踏上木排，朝着歌聲走去，他從坐在木排上的免費旅客的面前經過。

兩個僱農正睡在火堆的旁邊……女人們有的在洗衣服，有的搖着孩子。

遠處可以看得見運貨馬車、口袋、箱子、木床……

在一輛運貨馬車上，坐着一個年輕的小伙子，身上穿着麻袋做的襯衫。就是他在唱着關於普拉皆爾男爵的歌。

誰也救不了我，

我的死期來到……

普列克桑走近運貨馬車。給繫在車桿上的山羊，受驚地從他那裏跳開去。

「喂，小伙子，你算甚麼男爵？」

唱歌的人充滿活力地微笑一下。

「這個歌是聽我爺爺唱的。新的我還沒有編出來呢。」

坐在周圍的僱農們全都快活地笑了起來。

火堆在燃燒着。火堆旁還有另外一夥人。

一個中年的俄國工人尼卡諾洛夫，從火堆裏拿起一根燃燒着的木柴，抽燃烟斗。

普列克桑走到他跟前，挨近火堆坐下來。

躺在遠處的一個老頭，帶着不安的好奇神情問道：

「里加城打釘子工價多少？」

尼卡諾洛夫抽着烟斗，噴着烟。

「價錢很清楚，兩塊半錢一百……」

一個留鬍子的僱農打斷了他的話：

「你怎麼知道的？」

「文巴造船廠我知道，在斯摩陵斯克我就聽說……兩塊半錢一百，工棚子帶玻璃窗戶，開水還不要錢！……你瞧……」

一個病容滿面的中年女人，走到普列克桑跟前。她畏怯地問道：

「先生，也許您知道……在里加那兒，有僱用女工的嗎？」

尼卡諾洛夫撫慰地搖搖頭。

「噯，……放心吧，老大娘……到處都用女工，就是錢給得少點。」

這個女人怕冷地圍着一塊陳舊的頭巾，坐在火堆旁邊。

「我是甚麼活都能做的……我還有個女孩。」

一個十五六歲的好看的姑娘，走到母親跟前，溫柔地抱住她的肩膀。

「我說……媽媽呀，到了里加城，我就開始做工……那我們就會有錢，我就給你買

一條漂亮的絲圍巾……帶花的，媽媽！」

周圍的人都帶着笑容親切地望着這姑娘。普列克桑問她說：

「小姑娘，你名叫甚麼？」

母親把女兒緊緊地摟到懷裏，替她回答道：

「她的名字叫阿別里傑，先生……」

尼卡諾洛夫把幾根乾的樹枝投到火堆裏，驚奇地說：

「阿別里傑？……哼……阿別里傑……我走遍了全俄國，還沒聽到過這樣的名字。」

「你說你走遍了全俄國……爲甚麼？」普列克桑問尼卡諾洛夫。

尼卡諾洛夫又把熄滅的烟斗抽燃了。

「哼……我希望能有好日子過……我這樣想，每個人都應該有他自個兒睡覺的一張床！」

普列克桑苦笑一下。

「那麼說，你到里加城就是爲了一張床？」

「我的好先生，爲了過好日子。懂嗎？……」

從木排的那一頭傳來了高聲的喊叫：

「斯塔布拉格！……這就是斯塔布拉格！」

音樂聲起，——其中可以聽得出歌頌民族英雄事蹟的拉脫維亞的古老曲調。

木排駛過丘陵起伏的河岸……在蔚藍色天空的背景上，顯現出斯塔布拉格懸崖的莊嚴輪廓。

木排上的人，都放下自己的事。他們跳起來，跑到木排的邊端，去看一看這個富有傳奇意味的懸崖。

火堆旁祇留下兩個人——尼卡諾洛夫和普列克桑。尼卡諾洛夫向斯塔布拉格那方面望了好一會，然後對普列克桑說：

「你看看……這個崖子有甚麼好說的嗎？」

「在這個懸崖上，人民英雄拉奇列希斯，和我們的殘暴敵人德國的黑騎士戰鬥過。結果，兩個人都跌進了深淵裏……據傳說，他們現在每天夜裏還在這兒繼續戰鬥，已經整整七百年啦。」

尼卡諾洛夫站起來，很感興趣地重新望着逐漸離遠的斯塔布拉格懸崖。

「我的好先生，你說，這個故事有甚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爲人民幸福的鬥爭還在繼續着……」

尼卡諾洛夫用手指着散放在木排上的粗陋破爛的傢具說：

「幸福？……啊，幸福……你瞧，這不就是那個幸福……可是鬥爭在哪兒呢？」  
普列克桑莊嚴的聚精會神的面孔。音樂靜息下來。

#### 四

玻璃門上寫着：「吉耶那斯報編輯部」

從門裏傳出普列克桑的激動的聲音：

「鬥爭，鬥爭，鬥爭！」

「吉耶那斯」報——當時普列克桑是這個報紙的總編輯——編輯部的寬大的房間，  
往上通到玻璃門的樓梯。桌子和辦公桌上都堆滿手稿和印刷的校樣。

後景上——通往印刷房的門開着，那裏排字工人正在工作。

普列克桑在房裏大踏步地踱來踱去。

他的妹妹道拉坐在桌旁，煩躁地用手弄着夾鼻眼鏡。

「……不能再不鬥爭了，不能！我走遍了全拉脫維亞，見過人們怎樣地在生活。我

見過人民的深如海洋的痛苦，沒有止境的貧困……現在，正當着十九世紀末葉，難道我們能沉默嗎！？」

道拉猛然打斷他的話：

「我們也沒沉默呀。」

「不，我們在沉默！」

一個衣冠楚楚的年輕人順樓梯走下來。這是編輯委員，記者加爾寧。他一面走着，一面嘲笑地說：

「道拉又爭辯啦……」

普列克桑不去理會加爾寧，繼續帶着先前的那種激動說下去：

「你知道嗎，那裏都成甚麼樣子啦？……死丈夫的那天，寡婦同小孩從家裏被趕出來……你知道老百姓都吃甚麼，睡在哪裏嗎？……我親眼見過有人因為沒吻男爵的手就被打死……我們應該勇敢、公開地說給像麥因道夫、巴林和文巴那些人聽：誰種狂風，誰收暴雨！……我把這些都寫進了我的文章裏……」

加爾寧，伸直腿坐在安樂椅裏，擁護着普列克桑：



「好極了！很堂皇！……不能因爲你妹妹過分地謹慎，因而就熄滅了真理的明光。」

道拉憤怒地聳聳肩。

「豈有此理！……胡說八道！……爲了這篇文章報館會給封掉，你這個總編輯也得抓去。」

普列克桑收起自己的文稿，並把這些文稿揣進衣袋裏。

「好吧，那你們就另請高明吧。」

他拿起帽子，向門口走去。就在這時候，從印刷房裏走出矮壯、寬肩的別介里斯，他也是「吉耶那斯」報編輯委員之一。別介里斯手裏拿着一捆新的校樣。

別介里斯驚奇地環顧着所有在場的人，短促地問了一句：

「你們怎麼啦？……道拉？」

道拉戴上夾鼻眼鏡，嚴厲地望着站在樓梯旁的普列克桑。

「請你問問我那個發瘋的哥哥吧！」

普列克桑用同樣的腔調回答說：